

韋齋集

和¹⁶
927
1



門入和6
927
卷 1-4

同治戊辰夏月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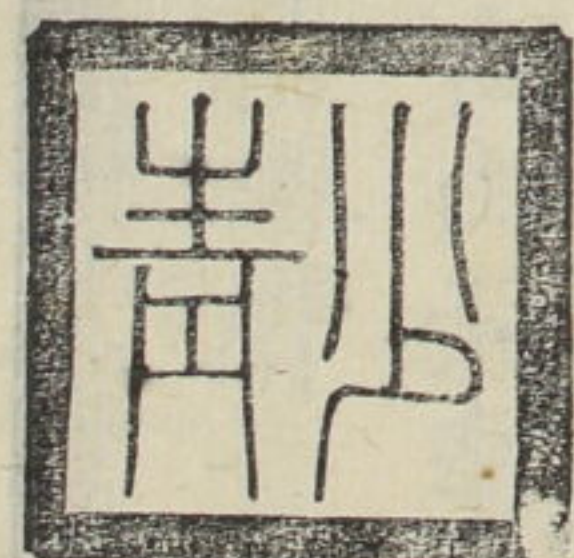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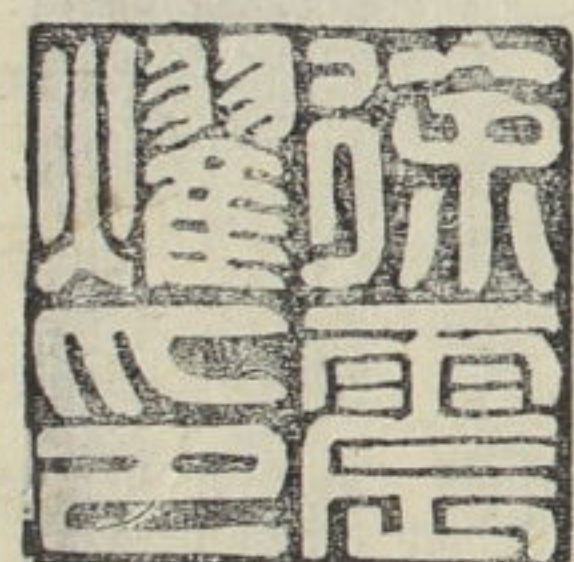
明治三十九年三月二日
野口多岐氏寄贈

朱韋齋先生文集

紫霞洲祠堂藏版

峇

大清同治七年歲次戊辰五月朔日知福建建甯府
事世襲騎都尉宛平徐震耀謹序



新序

重鑄韋齋朱先生集序

精齋西堂
朱子集序

嘗攷古人治郡每視農桑既勸學校既興之際即於
先賢祠墓田廬豆籩典籍諸事加意訪求為之表彰
葺理如韓公之治潮韋公之治蘇范公之治紹蘇公
之治杭後先數百年間事同一轍良由崇奉前徽即
以勸勉後學意至深焉耀輶才薄植謬膺

簡命

忝守是邦幸自蒞任以來年穀時熟士庶康娛尚無
艱阨情形而緬諸英才之甄毓冤獄之平反以及一
應利弊之興除猶不免紛紛待理以故自我來斯於
今三年不夙則暮莫或遑處也茲者士習民風均已

漸就謹愿正擬蒐討往哲遺蹤藉昭觀感而宋儒朱
文公賢裔振鐸適以重鑄啟賢公韋齋先生全集將
次告成特以問序於耀若有應求而至者用不暇復
辭謏陋勉披數言以抒悃悞夫豈敢自高位置妄擬
古人惟念造詣所臻賢愚有別而地方之責今昔無
殊所願此籍既修前徽復煥凡我後學相率奮興俾
南來吾道欲絕仍延處以承閩派之淵源出以作
朝廷之砥柱實為守土者之私心所殷然厚望者矣至啟
賢公一生行誼并是書之存亡燬訂俱已詳述他文
茲不據及是為序

韋齋集原序

文章之工拙繫乎人時命之通塞存乎天天人之適
相合也為甚難是以古今負文章之名者未必得貴
仕而都公卿之位者又未必以文章顯也故吏部員
外郎韋齋先生朱公建炎紹興間詩名滿天下一時
名公鉅卿交口稱薦詞人墨客傳寫諷誦如不及予
少時學詩嘗以作詩之要扣公公不以輩晚遇我而
許從遊間宿於閩部憲臺從事官舍之東軒夜對榻
語蟬聯不休比晨起則積雨初霽西風淒然公因為
予舉簡齋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溼及韋蘇州諸生

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且言古之詩人貴衝口直致蓋與彭澤把菊東籬不悠然見南山同一關捩三人者出處窮達雖下同誦此詩則可見其人之蕭散清遠此殆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予時心開神會自是始知爲詩之趣別去未幾而公下世予既爲詩以哭公因求其遺編伏而讀之愛其詩高遠而幽潔其文溫婉而典裁至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廼喟然歎曰公之於詩文可謂至矣今世能言之士非不多也然淺則及俚華則少實是無他徒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之過也公幼小喜讀書綴文冠

而擢第未嘗一日捨筆硯年二十七八間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遺論皆先賢未發之奧始捐舊習朝夕從事於其間既久而所得益深故發爲詩文自然臻此非有意於求工也使其得通顯於朝廷施諸潤色而見爲事業必有大過絕人者不幸位不媿德雖兩入東觀三爲尚書郎卒不得以其所長發舒又不得年而沒天人之難合也如此可不太息也哉雖然人定亦能勝天故公之嗣子今南康太守熹能紹公之訓早踐世科而益篤志於伊洛之學安貧守道深山窮谷之中者三十餘年明天子用寵嘉之卽其家拜二

千石君懇辭不獲命強起視郡事逾年而政成訟簡
一旦走介二千里書抵予曰熹先人遺文江西遂將
刊行而未有序引冠篇首先友盡矣不孤之惠誠有
望於門下敢以爲請予覽書悚然追思東軒之集恍
如隔世而緒言歷歷猶在公墓之木旣拱而予蒼顏
白髮摧然其亦老矣愴歲月之不留凜餘年其無幾
爲之感慨不寐者通夕而病憊廢書筆力衰退文不
逮意獨念自少至老遊南康父子間爲最久相知爲
最深得其父子之賢爲最悉故不敢以不能爲辭若
夫公之詩文自足以行後而傳遠豈待區區之鄙言

顧予蚤歲承誨迫老無成廼得挂名集端以託不朽
其媿且幸爲何如哉公名松字喬年韋齋蓋自號云
淳熙七年庚子夏四月旣望河陽傳自得序

韋齋集十二卷宋吏部員外郎新安朱公喬年之詩
文也河內傅安道爲之序云公嗣子南康太守刻諸
江西性江西人也而未始見之蓋其版本亡矣旌德
新學告成之明年性遣校官袁祥求書新安時吳郡
干文傳守婺源廬陵曹汝舟爲之賓佐性因寓書婺
源曰朱文公之書在天下所謂家傳而人誦之矣獨
韋齋集四方罕見婺源文公故里也必有藏此書者

其爲我購求之汝舟以書來報曰干侯之治婺源也
文公故宅與其先墓之爲豪右所奪者侯皆取而歸
之朱氏矣仍俾遠孫之居建陽曰勲者來掌祠事動
以韋齋集爲侯獻之侯聞子之求書也亟以相授子
其有以廣侯之意乎性受書歎曰侯以州政最江東
至於修復朱子祠宇墳墓則非能吏之所能爲者而
爲之者惟侯能也而又不鄙我旌德之人士幸惠茲
文性不佞敢不承命乃爲繕寫刻之學宮竊惟孔孟
之道至程子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夫人有一行之
善一藝之美未有不本於父兄師友者而況於道有

以參天地之運學有以紹前聖之統者乎程大中能
知周子故二程之學繼孟氏韋齋能友延平故朱子
之學繼程氏則韋齋之書學者可弗學乎竊窺韋齋
篤志於伊洛之學其視游楊羅李孰敢議其先後若
文詞字畫又於荆公蘇黃皆取法焉豈不以學之大
有見推源探本而極其端矣至於曲藝小技亦莫不
各有理而盡其心焉不專一門而惟是之從也文公
集群儒之大成紹周程之正統而於熙寧元祐諸公
之是非得失則未嘗有所偏主焉豈亦本於家而然
與記曰先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

此之謂矣故書於篇目之末以就正於婺源云侯字壽道延祐初進士高第累歷州縣所至有風績汝舟字德川以諸生推擇爲吏與性同郡相好也至元三年丁丑五月五日廬陵劉性書

韋齋公文集十二卷先文公官南康時刻之於江右元至正間廬陵劉公性再刻於旌德之學宮是集行世廣且遠矣王愚不自諒近年類編先文公文集大全一百一十卷勉強授梓功浩力綿未卽竣工每歎韋齋集版本俱亡未獲卒讀蓋自宋元而後閩之建州南劍兵燹頻仍迨至我朝訪之四方亦無有藏者僅於家乘內得詩數篇更從宋選詩會詩歸各集所鈔不滿百首王恨見聞有限詎海內名宿亦未暇留心重鋟耶按公卒於紹興癸亥文公年始十四因初葬公地每慮其卑溼至慶元間再遷於上梅里之寂

歷山高厚爽塏而文公之心始安公之行狀成於慶元己未文公易簀前十日猶書及門人楊直方挽其再致益國周公爲公作墓記辭極諄摯文成却寄時已在文公夢奠後矣公之事實旣詳行狀而益公又加表著嘗攷公之生平事蹟詳稽四十七年之出處通塞品諸文章爲建炎紹興中士大夫之最因僭輯年譜一冊以冀得元集補入全編當亦先靈所不加責者也適客臘有榕城之役邂逅徐君指以文集所在急迫尋時又有先我而購之者徐君復窮其所同門之友人陶君案頭備叙其由慨以惠我 玉再拜受

之噫公之集其沈沒於塵埃殘帙中不知其幾更歲月且以 玉遍求於數十年而不得者今一旦獲之意外焉捧讀確屬宋本篇頁點畫幸未大損謂非先靈默憑以致之斷不若是之巧合也夫醴泉芝艸尚有根源矧公誕生文公集諸儒之大成忍令公之文集不克與文公之集並傳能無憾耶茲僅依原本繕寫重鏤以公海內其記銘文字皆先哲所錫贈諡誥敕廼歷朝褒典合年譜而載諸卷端是亦遠孫闡發祖功宗德之愚忱而或可告無罪於僭妄焉爾徐君諱法字勤天陶君諱士銘字西崖俱武林讀書君子客

遊三山 玉不敢泯其惠書之雅故並書之以志感云
雍正戊申春王正月望日十七世裔孫 玉百拜謹述

朱 韋
先 生
像 齋



宋史本傳

按宋史韋齋公與
文公合傳今摘錄

朱松字喬年徽州婺源人繇郡學貢京師登政和八年進士授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秩滿胡世將謝克家薦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奏取松爲屬辭鼎再相薦除校書郎遷著作郎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兼領史職與修哲宗實錄書成轉奉議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史館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以年勞轉承議郎出知饒州未上請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秩

滿再請命下而卒年四十七生子熹

韋齋記

宣和五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政和尉嘗治一室聚羣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卞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佩韋之義泛觀古人有以物爲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爲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揜未能遂志因作舫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山而然久之乃喟然嘆曰自孟軻氏沒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

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遊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而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

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曲於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而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常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耶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孟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欵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宣和六年甲辰二月豫章羅從彥撰

韋齋銘 有引

婺源朱喬年尉政和書來抵偉曰吾性卞急殆不容
物懼其不可以入君子之道以韋名齋蓋取古人佩
韋之義子其爲我銘之銘曰

革性悍堅維輦用牛操而爲韋和熟以柔我思古人
盤盂有戒佩茲紳如式警楮介市門仙朱揭而名齋
宴游寢處俯仰是懷起予者誰曰豹與柳敢廢前修
亦鞭其後覆羹唾面不見角圭怒蠅擣蜂彼何人斯
吾聞有道君子薰然仁慈物不可得親疎夫孰得親
其藩籬也宣和甲辰春沙陽曹偉題

跋韋齋記後

吏部朱公尉政和時命其燕居之齋曰韋郡之儒先
羅公仲素記之吳郡戶曹曹君令德銘之宣和六年
也至建炎二年公更調尤溪榜其齋亦如之中更兵
火棟宇易置乾道七年繁猥當邑公之子仲晦先生
適以事來塾學於先生者相與訪故韋齋所得小室
雖非其舊而風景不殊遐想高蹤歎慕不已先生亦
泫然流涕因出張舍人所作齋榜二大字塾請揭之
併刻記以成公志惟公道學高妙克之於身洪纖中
節猶懷卽急之慮而有佩韋之義夫子曰德之不修
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公之

謂與乾道辛卯孟冬會稽克齋石敦謹跋

韋齋記後跋

先君子每自病其下急害道嘗取古人佩韋之義勝其廳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劍浦羅先生仲素爲先君子作記而沙陽曹丈令德又爲之銘家藏遺蹟數十年矣官署中更盜火無復存乾道辛卯熹之友石君子重知尤溪縣事始復榜而記之恭惟先君子名齋之意不惟自警乃其所以垂裕後人者益亦至深至厚而無以加之則此志不可以不傳於家而熹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柰熹

踐修不謹陷身危辱今病且死大懼無以奉瀝顏於地下故敢輒收輯遺文藏之家廟以示子孫使永永奉承不至失墜庶幾得以少伸省愆念咎之萬一其橫渠西銘實外舅草堂劉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筆二十字造字祝詞病翁劉先生所作及秘閣范公手帖今皆以附於後三公皆先君子執友其所以教熹者今皆不能有以副也慶元己未五月丙辰孤熹敬書

重刻朱韋齋公文集後跋

古之學者孜孜矻矻求至於聖人之道而止不以綴
文辭爲工也然道非辭不明辭非文不傳故六經四
書之文以善其身以措於天下國家之用如射之有
彀如戶之有樞如菽粟布帛之於日用舍是則無以
禦饑寒其辭存其道存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辭之見
於文者得孔子而大明其自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孔子後千百年晦菴朱子更取而字辨句析之
焯如日月人人皆奉其文而宗祖之矣顧其所以宗
祖之者以其道乎抑僅以其文乎伏讀朱子之文明

白坦易無艱深隱僻之旨斷削鏤飾之迹而理明義足使讀之者了了於其心如僅以文而已諸子百家辭之浩瀚殆欲過之而獨朱子之文單言隻字莫敢擴易何則道存焉也朱子於孔孟爲聞知於周程爲見知而脉承緒引使其學之廣大光明得以遠紹見聞之統者實

韋齋公啓之韋齋獨得伊洛之傳於龜山楊氏益自刻勵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又與羅豫章李延平諸君子友講明攷證晚屬家事於劉子羽而以胡籍溪劉白水屏山三先生學有淵

源令晦菴往師事焉吁所學者正則異端他岐之惑不足以入其心所講者熟則毫芒纖芥之微皆有以析其蘊此文公之所以上承孔孟而繼接周程也歟顧文公書滿天下而韋齋公文少概見雖其直道勁節肫意蓋行道之見於行已事君者史策中可想見其爲人而文抑末也然其本之心而宣之口者不備悉而詳誌之終無以窺其生平之學之閫奧且令天下後世謂以文公故追崇韋齋而不知文公之學韋齋之學也韋齋之道文公之道也是猶祭川而不先於河祀稷配天而不推本於生民之初可憾也其十

七世孫王慨然志之旁搜數十年思購而重鋟之以并於文公文集之首而佚散久矣版缺如也丁未冬以事至榕城遇武林友人告書所購處喜不勝拜受之計卷十二詩文凡若干首歸而訂定年譜將梓以行而告丹桂曰此吾先人之靈而天假之緣也自是而王之志慰文公之志亦慰矣子爲我叙之余惶恐再拜讀讀其詩蕭散清遠渾然天成而天地時物身心性情之變畢現也讀其文沉鬱頓挫渾浩流轉而古今經術道德源流之要咸具也讀其奏疏指事陳情懇惻纏綿而忠君愛國悲天憫人之志悉露也以

文公之文比而觀之如出一手甚矣文公之學韋齋之學也韋齋之道文公之道也顧余讀之而媿心生焉矣余益見夫古之學者如彼而今之學者不過掇拾腐爛比櫛章句其魁然傑出者則亦青黃雜揉綺繡纂組以爲工其合於道矣乎未也余束髮事科舉文老雖脫於場屋而窠臼猶未改也何足以知聖賢之大道而敢以管窺天邪石中君之所以命余者不過幸其得書之由而見有道君子之文決不終沈沒且後之子孫欲廣祖宗之文之傳而求之數十年不得者而俛得之其苦心力學亦吾道之干城聖人之

徒也而使余玷姓名於其後抑亦幸甚爰不揣僭妄而有是說以跋卷之末雍正七年歲在巳酉孟夏初旬溫陵後學李丹桂頓首拜書於建州之旅舍

韋齋公年譜卷首

宋哲宗

紹聖四年丁丑閏二月二十三日午時韋齋公生於婺源之居第○按婺源南街故宅左有古井文公

嘗曰聞先君子生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不散因名虹井

公父

諱森字

良材號

退翁○按退翁少務學科舉

既廢不事進取年二十三始生公取名松字喬

年居長行百一韋齋其自號也嘗曰吾家業儒積德五世矣後必有顯者更當勉勵以無墜先

世之業既生公益自謹飭

元符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三年庚辰

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崇寧元年壬午

二年癸未公七歲

公童時每出語驚人退翁心異之尤加訓勉

三年甲申

四年乙酉

五年丙戌

大觀元年丁亥

二年戊子

三年己丑

四年庚寅

政和元年辛卯

二年壬辰

三年癸巳

四年甲午

五年乙未

六年丙申

七年丁酉公二十一歲

娶祝氏孺人。○按孺人爲同郡處士祝公確字永

叔女元符三年庚辰七月庚午日生年十八歸

於公其家世詳文公撰外大父祝公遺事篇文

公文集
第八冊

歸郡學貢京師。○按公未冠遊學校爲舉子文郎

清新灑落無陳腐卑弱之氣及遊京師每屬文

皆膾炙人口

重元年戊戌即政和八年十一月巳酉朔改重和公二十二歲

春登王昂榜同上舍出身。○按公旣去場屋始放

意於詩文其詩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閑

暇超然有出塵之趣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

前輩以詩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交口相譽其

文汪洋渾浩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奔騰蹙沓

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亦少能及之公未嘗自

是而恐其去道愈遠則又取六經諸子史書伏

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治亂之理與夫一

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

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爲者且聞閩中儒輩疊出遂踵遊於建劍間得從學於柘浦蕭公顓子莊豫章羅公從彥仲素而又與延平李公侗愿中藉溪胡公憲原仲白水劉公勉之致中屏山劉公子翬彥冲爲之友得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勵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不怠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以自警飭焉

宣和元年巳亥

二年庚子

三年辛丑

四年壬寅

五年癸卯公二十七歲

銓試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八月至任○按公

初仕時家無餘蓄嘗以先田百畝質同邑張敦

十願先生以爲資遂奉二親就養於官仲弟樞

大年季弟棣

字

逢年俱偕行

時方臘作亂陷建德軍及婺歙衢杭

等州故挈家入閩

六年甲辰公二十八歲

是年羅豫章先生爲公作韋齋記曹令德先生作
韋齋銘

七年乙巳公二十九歲

十二月丁外艱○按退翁旣就養於官以是年十
二月初一日亥時卒於尉舍壽五十一時盜寇
太息途梗不能歸遂寓塋於縣西二十里護國
寺之西偏

欽宗

靖康
元年丙午

二年五月爲建
炎元年

高宗

建炎
元年丁未公三十一歲

六月聞靖康之變○按公時在制方與客語忽有
以北狩事來告者公聞震駭投袂而起大慟幾
絕自是王室漂搖未有所定寇賊縱橫已無復
有當世意矣

二年戊申公三十二歲

三月服除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尉七月之任○按
公尉政和僅二年服除更調補前考也

三年巳酉公三十三歲

五月秩滿假館於鄭氏之義齋鄭氏名安道熙寧六年進士

八月權監泉州石井鎮○按公在鎮十一月間有

北騎自江西入邵武時眷屬在尤溪遂棄所攝

携家還政和

四年庚戌公三十四歲

夏自政和仍買舟携眷下尤溪○按是年五月初

龔儀叛兵燒處州入龍泉破松溪隘掠建州安

南劍六月中方為官軍所破遁下漳泉而尤溪

幸無恙又有甌寧土寇范汝為出沒建劍間自

春徂夏無片枕之安也

九月十五日午時生文公於尤溪假館鄭氏之寓

舍今為南溪書院○按公生文公後有書致外父祝公

備言建地賊寇未平頻遭遁避之苦書載卷末

紹興元年辛亥

是年仍避寇寓長溪龜靈寺

二年壬子

春聞建寇未平將欲攜家之福州度雞嶼洋卜寓

桐江不果

三年癸丑

四年甲寅公三十八歲

公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郎

文公行五

十今五歲上學矣

二月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循左從政郎。按胡公世將以御史撫諭東南公謁見而說之曰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之計以爲子孫萬世之業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朝夕會不爲終歲之備而可以爲國者也今日廟堂之上固必有所謂一定之計議矣然未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汎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蓋嘗聞之不取

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唐唯不失關中故更三亡不失舊物而吳孫氏東攻新城西攻襄漢乃所以保建業其後桓溫劉裕雖能以江漢舟艫西入河渭然既得之而不能守則亦僅足以保東南而已然則天下之大勢可知矣今進旣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嚮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蹙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前不能有尺寸之利後又無所保以爲安未知

三才集卷首
漂漂者竟何如耶胡公奇其言壯其策歸卽以聞於朝而泉守資政殿學士謝公克家亦露章薦公學行之懿不宜滯筦庫於是乃得召試而發策者以中興事業之難易後先爲問公卽對言自古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難易蓋天下國家有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蹙不與焉唯能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則天下之事將無難之不易惟上之人惜時愛日而亟圖之反覆馳騁出入古今於此三者加之意焉則謀國膺變之方要不出此日未昃累數千

言以上而文不加點高宗覽而異焉因有是除九月丁內艱○按趙忠簡公方以元樞受詔西督川陝荆襄軍事欲奏取公爲屬會太孺人屬疾辭遂遭喪以歸而趙公卒亦不果行程太孺人以九月二十八日戌時卒於政邑之寓舍壽五十七塋政和縣漿溪鐵爐嶺

五年乙卯

六年丙辰

七年丁巳公四十一歲

築建州城南環溪精舍○按公嘗往來於建劍間

喜建州山水佳勝遂築精舍於環沙之上遷居焉時文公已八歲矣童時畫八卦於沙上卽此地公遊潭陽見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嘗書之日記至紹熙壬子文公年六十三始遷考亭以成先志曰滄洲晚築

服除九月召對改左宣教郎除秘書省秘書郎○按公應召入對時上已用張忠獻公之策進次建康指授諸將計日大舉以復中原國勢亦少振矣公始進見欲堅上意以遂中興之業卽奏言曰陛下以聖哲之資撫艱難之運側身焦思

累年於茲而民困兵弱寇僞侵凌戡定之勲久而未集意者陛下殆當抗聖志於高明而輔之以睿智日躋之學垂精延訪蚤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申明紀律崇獎節義而又以民心爲基本忠良爲腹心則臣有以知寇僞之不足憂而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唯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爲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爲戒反覆切至而猶慮夫計畫之間或未精密無以服衆心而成大功也則又言曰

人主操大權以御一世必有所以處此者唯切中於理然後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無爲而不成今萬幾之務決於早朝侍立逡巡之頃未有以博盡謀謨之益使其必當事理以服人心謂宜畧倣唐朝延英坐論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給札之規延訪羣臣博求至計然後總攬叅訂以次施行則政令之出上下厭服天下之事無所爲而不成矣顧又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者常有苟且自恕之心而缺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

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則又奏言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則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上悅其言而於光武晉唐之論尤所嘉歎明日以喻輔臣且論元帝肅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區區僅保江左畧無規取中原之志爲誚乃詔改公京秩仍典校中秘書則當時聖志所

存亦可見矣

是年天子有事於明堂發赦追榮以公在館職有司按故事奉勅贈公父承事郎母孺人

八年戊午公四十二歲

三月遷著作佐郎

四月復召對擢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按御史中丞常公同薦公恬尚有守可任大事因復召對公卽抗言當今國論不過兩端喜進取之謀者旣以行險妄動而及於敗爲待時之說者又以玩日愒歲而至於媮二者不能相通

而常墮於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均受其弊然臣竊迹近事則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僞劉之廢中原之釁可謂大矣而吾終未肯求所逞豈非以行險妄動爲不可以不戒而於吾所以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至歟唯宜斷自聖志深思昔人愛日之義憂勞爲政無少怠忽又言陛下有爲之志未嘗少衰而天下之事每每病於不立使中興之烈未有卓然可見之効臣竊不勝憂憤而深維其故以爲陛下誠能並進忠賢修明紀律懲陵夷委靡之禍革姑息苟且之

政深詔大臣號令所出必務合於天下之正義而毋卹匹夫狗私之怨則威令必振國勢安強桀驁之敵亦將歛衽而退聽尚何病於事之不立哉上亦不以爲忤特命除郎兼昇史筆而常公猶以爲此非所爲薦論之本意再論上前言甚懇至然事已行不及改也

九年己未公四十三歲

歷司勳及吏部員外郎領史職如故

入史院與修哲宗實錄書成遷左奉議郎○公至史院會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實錄而宣仁附

傳實公所分所以辨明誣謗分別邪正者於體爲尤重而公考訂精密直筆無隱論者美之其後顧亦不免頗爲他官所窺易是以讀者猶有憾焉

十年庚申公四十四歲

春以年勞轉承議郎出知饒州辭未上○按金人亟遣使請和趙公以議不稍合亦罷去而秦丞相檜始顓政事遂決屈已和戎之議矣公在史院亟與同舍胡公瑄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等合辭抗言和不可從然而國是已定言無

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遂使言者論公獨懷異自賢陽爲辭遜爲罪而出之外郡公去未幾而金果敗盟復奪河南地檜亦不知所謂周章回惑至於視師之奏援引乖錯而不自知聞者莫不痛詈而深憂之

請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按公請祠旣遂因還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公舊喜賦詩屬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氣則更爲平緩而詩律亦益閒肆視諸少作如

出兩手焉

十一年辛酉

十二年壬戌

十三年癸亥公四十七歲

三月二十四日辛亥卒於建州水南之環溪精舍

○按公疾革文公年十四公手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於籍溪胡公憲白水劉公勉之屏山劉公子翬且顧謂文公曰此三人者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是聽公沒少傅爲築室於里之第傍

卽五夫里地名

潭文公奉母祝太孺人就居焉乃遵遺命稟學
於胡劉三先生之門後三年白水先生妻之以
女

公沒之明年甲子文公扶公櫬塋於五夫里之西
塔山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
峰下後至慶元間再遷塋於上梅里寂歷山中
峰寺之北祝太孺人後公二十七年卒壽七十
塋建陽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

宋光宗追封韋齋公通議大夫暨配祝氏追封碩人
誥敕

朕方舍爵書勞自吾從臣以次第報則推本世繫及
其禰廟皆寵綏之亦祭澤也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
故父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朱
松少而英發晚益深造渡江諸老多其師友嘗歷郎
闈秉史筆力詆和議緒正謗史蓋官雖薄而志在於
天下後世也位不稱德識者恨之屬予肇禋有嚴美
報則爾有賢子勸講路門可無褒典以慰罔極之懷
追錫票階用賁泉壤非以爲生亦德之稱可追封通

議大夫

朕既爲卿大夫宏賁禰廟以修教忠之報則母氏與
享可無申錫使之匹休煥章閣待制朱熹母碩人祝
氏來字各家克相夫子本之純厚申以敬恭其仰而
事姑備極順適俯視朕御又何其不察察也是宜篤
慶聿生賢子蔚爲儒宗名滿天下則加以美號用慰
孝思我有茂恩宜不汝吝可追封粵國夫人

紹熙五年十月

中書舍人陳傅長行詞

元順帝追諡朱獻靖公誥敕

考德而論時灼見風標之峻觀子而知父追聞詩禮
之傳久闕幽堂丕昭公論故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
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松仕不躁進
德合中行遡鄒魯之淵源式開來學闡圖書之蘊奧
妙契玄機奏對雖忤於權姦嗣續篤生乎賢喆化民
成俗著書滿車旣繼志述事之先前何節惠易文之
孔後才高弗展嗟沈滯於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於
永世神靈不昧休命其承可謚獻靖

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

日

明世宗詔以宋儒朱松從祀啟聖公廟令天下學宮一體並祀通稱先儒朱氏從輔臣張孚敬議

嘉靖九年 月 日

行狀

宋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公行狀

本貫徽州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

曾祖振故不仕 妣汪氏

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繼汪氏

父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公諱松字喬年以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生於邑里之居第未冠繇郡學貢京師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丁內艱服除更調南劔

州允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循左從政郎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左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領史職如故與修哲宗實錄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出知饒州未上請閒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蒲秩再請命下而卒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也公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遊學校爲舉子文卽清新灑落無當時陳腐卑弱之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爲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閒

暇超然有出塵之趣遠近傳頌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蹙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嘗以是自喜一日喟然顧而歎曰是則昌矣如去道愈遠何則又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爲者旣又得浦城蕭公顓子莊劔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楊

氏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勵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以自警飭繇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豪釐於機括之間則差尋丈于百步之外矣又嘗以爲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

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其意豈特爲目前之慮而已哉是時宣和之季士之于世至是已無可言者矣旋屬靖康之變中朝蕩覆公時在制一日方與客語忽有以北狩之問來諗者公聞震駭投袂而起大慟幾絕旣而建炎再造王室漂搖未有所定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固不暇於博求幽遠以盡一世人材之用而公抱負經奇尤恥自售以求聞達以是因於塵埃昇辱鋒鏑擾攘之中逃寄假攝以養其親五七年間以至下從箕商之役於嶺海魚蝦無人之境則已無復有當世意矣會

詔出御史胡公世將撫喻東南公乃因謁見而說之曰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之計以爲子孫萬世之業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朝夕曾不爲終歲之備而可以爲國者也今日廟堂之議固必有所謂一定之計矣然未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汎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蓋嘗聞之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唐唯不失關中故更三主不失舊物而吳孫氏東攻新城西攻襄漢乃所以保建業其後桓溫劉裕雖能以江漢舟艦西入河渭然旣得之而不能

之資撫艱難之運側身焦思累年于茲而民困兵弱寇僞侵陵戡定之勲久而未集意者陛下殆當抗聖志於高明而輔之以睿智日躋之學垂精延訪蚤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申明紀律崇獎節義而又以民心爲基本忠良爲腹心則臣有以知寇僞之不足憂而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唯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爲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爲戒反覆切至而猶慮夫計畫之間或未精審無以服衆心而成大功也則又言曰人主操大權以御一世

必有所以處此者有以切中於理然後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無爲而不成今萬幾之務決於早朝侍立遼巡之頃未有以博盡謀謨之益使其必當事理以服人心謂宜畧倣唐朝延英坐論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給札之規延訪羣臣博求至計然後總攬參訂以次施行則政命之出上下厭服天下之事無所爲而不成矣顧又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則又奏言宜監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

守則亦僅足以保東南而已然則天下之大勢可知已今進旣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嚮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蹙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前不能有尺寸之利後又無所保以爲安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胡公竒其言壯其策歸卽以聞于朝而泉守資政殿學士謝公克家隨亦露章薦公學行之懿不宜滯筦庫於是乃得召試而發策者以中興事業之難易後先爲問公卽對言自古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難易蓋天下國家

有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蹙不與焉唯能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則天下之事將無難之不易惟上之人惜時愛日而亟圖之反復馳騁辯說縱橫出入古今證驗精博日未昃奏篇已上累數千言而文不加點高宗覽而異焉趙忠簡公方以元樞受詔西督川陝荆襄軍事欲奏取公爲屬會太夫人屬疾不果旣遂遭喪以歸而趙公卒亦不果行也再召入對時上已用張忠獻公之策進次建康指授諸將計日大舉以復中原國勢亦少振矣公始進見欲堅上意以遂中興之業卽奏言曰陛下以聖哲

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上悅其言而於光武晉唐之論尤所嘉歎明日以喻輔臣且論元帝肅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區區僅保江左畧無規取中原之志爲誚乃詔改公京秩仍典校中秘書則當是之時聖志所存亦可見矣不幸適有淮西殺將叛兵之變中外惘疑異議蠭起張公至爲解相印去而國論遂變至欲盡撤兩淮之戍

還建康以自衛公深以爲不可因率同列拜疏言曰
淮淝東南之屏蔽昔人之所百戰而必爭者今皆幸
爲我有而無故捐之以資敵非計之得也若彼乘吾
之隙長驅以來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搖則建康
雖有甲卒十萬亦將無所施矣且其新民累歲安集
亦既有緒今乃一朝而棄之使其老稚狼狽而南來
丁壯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貽後患抑又甚焉即
以宿御單寡必行今策則顧毋庸盡撤而使合肥盱
眙兩戍所留各不下三萬人則亦足以固吾圉而折
敵衝矣疏奏不省而劉豫果數求援於金以乘吾隙

議者方以爲憂而金反忌豫強將不可制一旦執而
廢之遂不暇以我爲事不然則亦殆矣自是之後廟
算低回上下解弛北伐之謀日以益衰顧望中原坐
失機會而明年車駕遂還臨安矣御史中丞常公同
薦公恬尙有守可任大事因復召對公即抗言當今
國論不過兩端喜進取之謀者旣以行險妄動而及
於敗爲待時之說者又以玩日愒歲而至于媮二者
不能相通而常墮於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均受
其弊故臣嘗謂能自治以觀釁則是二者通爲一說
而無所偏廢蓋能夙夜憂勞率勵衆志則未嘗不待

時而不至於媮審知彼已必順天道則未嘗不進取而不及於敗謀人之國者誠能如是以求逞於讐敵而有不得志者臣不信也然臣竊迹近事則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僞劉之廢中原之釁可謂大矣而吾終未肯求所逞豈非以行險妄動爲不可以不戒而矜吾所以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至歟今日之勢雖未至於危機交急亦可謂迫矣謂宜斷自聖志深思昔人愛日之義憂勞爲政無少怠忽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悉歸之有司而日與輔相大臣一心戮力明禮義正綱紀除弊政振媮俗撫循

凋瘵之民率勵士大夫而責之職業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後謹察四方之釁投隙而起安受其燼以致天地之殛則雖有智者亦不知爲敵謀矣初劉光世守淮西御軍無法而寇至輒謀引避旣正其罪而奪之兵矣尋有叛兵之變廟議反謂由罷光世使然更慰藉而寵秩之張俊守盱眙方撤戍時猶命分兵留屯而俊不受命悉衆以歸朝廷亦不能詰公於是又言陛下有爲之志未嘗少衰而天下之事每每病於不立使中興之烈未有卓然可見之效臣竊不勝憂憤而深維其故以爲陛下誠能並進忠賢修明紀

律懲陵夷委靡之禍草姑息苟且之政深詔大臣號令所出必務合於天下之正義而毋恤匹夫徇私之怨則威令必振國勢安強雖桀驁之敵亦將斂衽而退聽尚何病於事之不立哉上亦不以爲忤特命除郎兼昇史筆而常公猶以爲此非所爲薦論之本意再論上前言甚懇至然事已行不及改也公至史院會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實錄而宜仁附傳實公所分所以辨明誣謗分別邪正者於體爲尤重而公考計精密直筆無隱論者美之其後顧亦不免頗爲他官所竄易是以讀者猶有憾焉旣而金人亟遣使來

請和趙公以議小不合亦罷去而秦丞相檜始頗政事遂決屈已和戎之議矣金使名稱旣不遜而所責奉承之禮又有大可駭者於是衆心共怒軍士至洵洵欲爲變夜或揭通衢指檜爲金謀都人洵懼一時忠智之士競起而爭之公亦亟與史院同舍胡公瑄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辭抗疏言曰金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哉蓋其細於薦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變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畜銳俟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

耳蓋金人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
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厭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
金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顧
方以爲吾爲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
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
遜無稽之謀而藉躡以逞將焉避之哉昔楚漢相持
之際項羽常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爲高
祖者信其詐謀而遽爲之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
尙何太公之可還哉唯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
圖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鴻溝之上使其兵疲食盡勢

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其
言之切如此蓋出公與諸公之意而成於胡公之手
檜雖持其議不少變然金人狂謀因是亦有不得盡
逞者論者莫不壯之然自是以後邊備遂弛士氣益
衰而興復之謀上下皆以爲諱正墮公等所憂撓我
之計檜顧自以爲得上心始謀以次盡逐諸異議者
公因是亦數自求引去而參知政事李莊簡公又嘗
欲引以真近班以是檜尤忌之固留不許及金使再
至獨許歸我河南地公因輪對又言陛下踐艱難之
運十年於茲雖有大有爲之志而於天下國家所以

經遠持久之計多有所未暇者今者天啓戎心畫地數千里以歸於我此雖異時之變未可以豫知意者天其以禮悔禍使陛下聞於憂虞而大有爲之志將有所使此萬世一時也然天下之事每病於難立者正以嚮一夫獨見之言而畧衆口異同之論是以謀始太銳而用計有未詳也願考漢廷雜議之法自今發政造事陛下旣與大臣謀謨於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慮者亦得以自揭於下然後總攬群策而裁處其中將舉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爲而無不成矣此於前日講和之議猶欲三致意焉又念國步日艱

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強不可令事蓋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曉韜鈴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御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亦皆當世之急務久長之至計反復惓惓不能自己其於請建太學明人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荀媼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皆但以課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

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
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十年春遂使言者論公獨以
懷異自賢陽爲辭遜爲罪而出之外郡然公去未幾
而金果敗盟復奪我河南地悉其銳師數道大入如
公所謂未可豫知者於是中外大震檜亦不知所謂
周章回惑至於視師之奏援引乖錯而不自知聞者
莫不竊笑而深憂之幸而一時將卒猶有前日東拔
蒐練之餘以故關陝順昌橐臬之師連戰大捷敵乃
引退復議講解時梓宮母后始得南歸又如公等所
論楚漢强弱之勢然檜遂掩已失而冒以爲功公奪

主權肆然無復有所忌憚矣公固不能復爲之屈遂
自請爲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
抄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
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舊喜賦詩屬文至是非有
故不徒作乃其文氣則更爲平緩而詩律亦甚閒肆
視諸少作如出两手矣然公自是不復起年未五十
而奄至大故善人之類莫不傷之其後十餘年間檜
遂頡國秉大作威福諸與公同時被逐之人大者削
籍投荒小亦棄置間散迄檜死敗其幸存者乃起復
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見矣嗚呼熹尚忍言之

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無違友愛諸弟委曲將就有人所難能者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撫孤甥教之學而經理其家事曲有條理人無間言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鬼瑣簡賢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至其所以施於吏治者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顧熹生晚不及於聞見之詳故不得而記也晚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畧無憂懼之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憲原仲劉公勉之致中劉公子輦彥冲屬以其子而顧謂熹往受

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于所鄉者又如此云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於家始時吏部尙書徐公度欲爲之序畧言少日多見前輩而自得從公及正平張定夫遊始得爲文之法會病革不及脫藁而今序則直秘閣傅公自得之文也其論以爲公詩高潔而幽遠其文溫婉而典裁至於表疏書奏又皆中于理而切事情亦爲得其趣者公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贈碩人其父處士確有高行碩人性慈順孝謹儉公事太夫人於窮約中未嘗一日不得其懽心承接內外姻戚下逮妾

勝僅使曲有恩意後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今以
朝奉大夫致仕一女子嫁故瀏陽縣丞劉子翔蚤卒
孫男三長塾亦蚤卒次埜將仕郎次在承務郎女三
其壻修職郎劉學古迪功郎黃翰進士范元裕曾孫
男五鉅鈞鑑鐸銓女九長適文林郎趙師夏餘或許
嫁而未行也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建寧府崇
安縣五夫里之西塋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
後山舖東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溼懼非久計乃
卜以慶元某年某月 日奉而遷於武夷鄉上梅
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蓋公之詩嘗有鄉關落日

簪茱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嗚呼此豈其 耶不
肖子熹追慕攀號無所逮及竊惟納銘幽堂具著聲
烈以告萬世蓋自近古以來未之有改而公贈官通
議大夫正第四品準格又當立碑螭首龜趺其崇九
尺刻辭頌美以表于神道用敢追述其平生論議行
實之大者如右以請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
聽而擇焉謹狀慶元五年十二月日孤朝奉大夫致
仕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熹狀

附行狀成文公告考妣文

孝子具位熹敢昭告于皇考太史吏部贈通議

大夫府君皇妣孺人贈碩人祝氏熹不孝孤露垂六十年不能以時考次先君行實以表于墓迹其所由雖實有待然而怠緩不虔罪已無所逃矣逮今晚暮衰病侵加攷卜之謀始有定論乃克紬繹遺文傳之時事撰成行狀一通粗以發明先君立朝議論本末而皇妣德範梗槩亦以附書將以請銘于故相退傅益國周公庶幾有以闡揚潛懿昭示後來使子子孫孫勸忠勉孝以無忘考妣啟佑丁寧垂裕永久之意繕寫既成先事以告惟是荒塞之餘不無闕漏熹不

勝悲切皇懼之至伏惟恩靈如在鑒以哀誠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告

宋史館吏部贈通議大夫朱公松墓碑

祖宗時擇儒學爲館職自館職擇侍從由侍從擇輔
相所謂儒學者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其議論可
與謀慮大事決疑定策文章特一事耳治平中歐陽
文忠公在政府奏疏如此尋命宰執各薦士其效見
於元祐之際高宗方內修外攘首置秘書省以儲人
才他有司治事日不暇給獨館職涵養從容要路闕
必由此選國朝盛舉乃復見之新安朱公蓋其一也
公諱松字喬年世家婺源曾祖振祖絢妣皆汪氏父
森嘗曰吾家五世積德業儒當有顯者後贈承事郎

妣孺人程氏公生以紹聖四年兒時出語驚人未冠
力學縣庠貢京師文體清新耻於蹈襲政和八年
上舍登第以廸功郎調建州政和尉丁父憂服除再
調南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詩名聞四方他文
渾灝流轉惟意所適然謂於道爲遠益取經子史傳
考其興衰治亂欲應時合變見之事業又因師友蒲
城蕭顥子莊劍浦羅從彥仲素而得龜山楊文靖公
河洛學問之要拳拳服膺每疑卞急害道取佩韋之
說名齋自警在制時聞靖康北狩大慟幾絕自是奔
走卑冗假祿養親無仕進意紹興初監察御史胡世

將撫諭八閩公袖書告之曰今不自荆襄赴興元結
夏人控引五路東嚮爭中原則當幸金陵固守荆淮
奈何局促一方徒費日月竟將何爲世將奇其才歸
薦於朝會前執政謝公克家守永南亦露章薦公學
問不宜滯筦庫遂召試館職策問中興難易公乞順
人心任賢才正綱紀累數千言辨論精博高宗嘉賞
除秘書省正字四年二月循左從政郎趙忠簡公以
元樞都督諸路軍馬約公入幕公以親疾辭尋丁母
憂七年服闋上已進都金陵九月再召對公勸上抗
志高明垂精延訪求經遠持久計遂言中興之君惟

光武身濟大業可以爲法元帝肅宗志趣卑近宜以爲戒上明日對輔臣稱善且謂光武無可議肅宗雖優於元帝然虧人子之行於其終爲可恨也特改左宣教郎除校書郎是時呂祉代劉光世統軍淮西鄧瓊擁衆叛去廟論欲歛兩淮戍兵衛行都公率同列疏言不可亦會金疑劉豫得叛兵不可制執而廢之當路不能乘機會乃亟還臨安八年三月遷著作佐郎御中丞常同薦公可任大事四月復賜對公言國論不過兩端進取者失之疎玩惕者失之踰惟自治觀釁爲上策願陛下並進忠賢修明紀律革姑息

振國勢金不足平也上悅擢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刊修蔡卞所改哲宗實錄公用力爲多歷司勳及吏部員外郎史職如故實錄成遷左奉議郎磨勘轉承議郎趙忠簡公罷相秦忠獻公當國決意講和公與史官胡瑗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合奏陛下以梓宮母兄天屬未歸不憚屈已和戎曾不思項羽置太公俎上邀高祖高祖知其詐日夜思所以蹙羽者彼兵疲勢窮太公自歸此今日龜鑑也秦方惡公異議參知政事李莊簡公又力援公屬金使再至許歸河南地公請用漢制命廷臣雜議又言二三大將握

重兵將有尾大之患請復武舉儲將帥選驍勇補周
衛擇守帥壯屏藩興太學明大倫以倡節義規模大
率類此秦滋不樂諷言者論公懷異自賢出知饒州
十年春也未上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和議俄變秦
蒼黃不知所措有郎官代作自解之奏曰伊尹告成
湯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前贊議和今請伐金是皆
主善爲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
聖之訓秦大喜擢郎官爲右史而不暇問所引皆誤
也是時秘書省寓法慧寺大書於門云周任爲孔聖
太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汰去而引用

其黨公遂不可出矣祠滿再任命下而卒十三年三
月辛亥日也享年四十有七公性孝友於朋友重然
諾不以死生窮達易其志誘進後學揚人之善凡邪
佞鬼瑣鄙而遠之沒一甲子秦斃異時名士抑遏竄
逐者悉起爲大官獨公無年識者惜之其將終也手
書與所善胡憲原仲劉勉之致中劉子翬彥冲屬其
子熹使往受業其後遂以與學高文推重當世今上
聞其名以待制侍講禁中累贈公通議大夫初公卒
塋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西塔山勢頗卑下乃卜慶
元某年某月某日遷塋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峰

僧舍之北公嘗賦詩有鄉關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
寂歷中之句茲其識乎待制以某先太師與公爲同
年進士故來請銘公娶同郡祝氏處士確之女贈碩
人事姑孝謹待內外姻親和順得其懽心後公二十
七年卒別塋建陽縣崇泰里後山鋪東寒泉塢一男
熹也女嫁瀏陽丞劉子翔早世孫男三長塾已亡次
埜將仕郎次在承務郎女三人修職郎劉學古廸功
郎黃榦進士范元裕其壻也曾孫男五人鉅鈞鑑鐸
銓女九人長適文林郎趙師夏餘未行公平生所爲
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於家吏部

侍郎徐度自言少多與前輩游追識公及張戒定夫
始得爲文之法欲爲公集序未及成而文士傳自得
實爲之謂公詩高潔幽遠其文溫婉典裁非溢美也
公季弟棹亦負軼才不肯俯仰於世有詩數十篇高
遠近道號玉瀾集云銘曰
信道惟人窮理以書合而一之乃曰通儒表表朱公
邁往于初師友淵源名實允孚蘭臺史觀卿材是儲
有昌其言有宏厥模人雖我抑豈無後圖高皇更化
羣賢畢趨公則逝矣齋志弗紆幸哉有子播穫畱畬
追爵黃散肇營新墟揭以銘章永鎮龜趺

右碑文廼宋少保益國公周先生所作

公諱必大
字子克廬

陵人慶元初以少傅致仕自號平園老叟按文公
謚文忠有集二百卷著書八十一種行世

慶元庚申閏二月二十七日答門人楊直方書云
熹病日覺沉重而醫者咸以爲可治但服藥殊不
見效亦付之無可奈何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曾
光祖在此備見當能道之也此間諸况曲折亦不
暇詳布渠亦可問也前書所求妙札曾爲落筆否
便中早得寄示爲幸近以書懇益公求作先人墓
碑不知渠肯作否若肯作又并書卽不敢奉挽不
然又當有請也此書去夢奠十二日耳益公此作

文公恐未及見立碑與否亦不可考此文係萬曆
間十三世孫世澤得之新安文獻集中亟錄歸以
補入家乘今附載公文集之前以垂不朽云

蘇人來今州建公文集之前以垂不朽云
開十三世孫甘翰於文公祠中置書院以
文公祠未久具立祠與否不可未此文公祠

朱韋齋先生祠

一在建寧府城南橋頭卽環溪精舍舊址公尉政尤
時往來建州見山水佳勝遂築室遷居焉前有環
沙卽文公幼時畫卦處公亦卒於此元時有僧建
石橋假精舍爲督工局後漸更名爲寺至明成化
正德間子孫白於官始復其地重葺精舍以祀公
扁曰朱韋齋先生祠春秋有司如儀致祭汪公仞
記年久傾頽

國朝康熙乙未十七世孫玉請建於文公祠內爲啟

賢祠春秋郡守委學官致祭

一在建陽縣考亭明天順壬午知府劉公鉞推官胡

公緝奉御史魏公瀚創建陳公文記萬曆丁亥重

建戊午議舉祀典提學岳公和聲照啟聖公例春

秋丁日官設祭品掌教行祭

國朝康熙丙申巡撫陳公瓚具

題捐金三千兩書院啟賢祠內外一槩重新

一在尤溪縣治南公尉尤溪秩滿假寓鄭氏之館舍

而生文公卽此地也朱嘉熙間建祠德祐乙亥恭

宗勅賜南溪書院初公與文公合祀元至正間分

建韋齋公祠於毓秀亭之右門額曰閩中尼山中

爲毓秀亭廼生文公墜胎衣處

一在泉州府城西南石井鎮舊名鼇頭精舍公嘗監

此鎮宋嘉定間鎮公游絳建以祀公

一在崇安縣上梅里寂歷山墓下明嘉靖間巡道王

公庭建

一在政和縣治溪南正拜山下公尉署故址元至正

間建

一在婺源縣治原祠燬於兵火明萬曆丁酉邑令浮

梁朱公一桂捐俸重建文公十三世孫崇沐出已

資以佐其成

一在歙縣治內設門子一名年給工食春秋每祭動支銀陸兩捌錢陸分載在邑志

環溪精舍記

前代賢哲之故居遺蹟所以歷世久長闕廢興而不遂泯者未有不由良有司之標表作興於其上亦未有不由其賢子姓敬承適追於其下公私相成彼此協贊然後功易集而事有可久雖中更世故不無衰歇而羊存識禮終克按蹟而修復之不然墜者日就漸燼間能興之旋即蕪沒徒使嗟惋歎恨於故墟耳吾於韋齋先生城南之祠之興重有感焉先生之先徽之婺源人世德弗耀政和八年先生登進士出身授建州政和尉父卒貧不能歸因塋其邑而遊宦往

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爲大學中庸之學調南
劍州尤溪尉實生文公於其邑館歷監泉州石井鎮
稅循左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秘書省正字丁內
艱服除召對政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
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
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
受知於丞相趙忠簡趙忠獻二公未及用而去秦檜
以是忌之而先生方率同列極論和議不便檜益怒
出先生知饒州未赴丐祠祿樂建州城南溪山之勝
築環溪精舍寓居徜徉終焉舍前溪沙相傳文公兒

時畫卦所也陵谷變遷茲地鞠爲榛莽國朝洪武初
有僧造城南石橋構菴其上督工而精舍之名故在
後遂更名爲寺成化丙戌先生十世孫燦白於官僅
復其西隅隙地正德壬申孫燦舉等請於提學餘姚
胡君鐸黜其僧而移佛像於他所仍其薨載加葺理
奉先生像於中堂而文公配焉啟蒙畫卦有亭養正
有堂像設冠裳凜凜生氣而舊觀一旦光復矣然歲
時秩祀尚爲曠典嘉靖丁酉其十一世孫版曹副郎
陞復申請於提學貴溪江君以達檄郡覈實郡丞蔡
源汪侯玩署事實贊厥成遂以是年秋下建寧秩諸

常祀廟貌觀嚴過者必式遵豆祝號牲帛粢盛一供
有司視前有加永永無極矣夫精舍之墟數百餘年
廢置不知其幾由成化丙戌修復以來迄今又七十
餘載日營歲拓始克大備此固當路諸賢留意儒先
之盛舉而其後裔堂構之有人良不可誣哉夫一舍
存亡若無繫重輕者况先生位未甚顯而道未大行
於時今其後人號籲圖復皇皇若恐弗及而上官相
繼加飭指爲第一義而不敢後者豈非以道學源流
之地斯文之興喪來學之起墮靡不由之顧恐等爲
彌文細故而漫不加之意哉抑先生眷眷茲地至居

以終其身雖有并州故鄉之念亦以先壟所在有慕
戀不忍遠去者是乃仁人孝子不忘本始之至情不
獨以其地勝而已厥後文公莫居考亭迄今十有餘
世族系繁衍代有聞人遂望於閩實啟自城南則夫
大儒發蹟肇基之地又不可以尋常例視也朱子後
嗣其敬守之哉副郎以予濫等於斯亦嘗與相茲役
徵言爲記余不佞廁史氏後紀事責也乃不辭而承
命嘉靖戊戌弋陽後學汪佃記石

韋齋先生祠記

建陽縣西三桂里舊有考亭唐御史黃端公所建以

爲祀先之所山水清邃竹林茂密土膏沃衍宋尚書
吏部郎兼史館韋齋朱先生歷尉政尤過考亭而愛
其地之勝欲卜居不果其子文公紹熙三年始克繼
先生之志築室居之卽其所居之東北建竹林精舍
後更名滄洲前爲明倫堂又前爲燕居殿以奉先師
孔子及四配像元至正元年府通判劉伯顏以公五
世孫沂之請乃輟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屬縣典
史以供其事典史宣劉意於衆乃翕然趨勸新之始
作文公祠堂於考亭之滄洲精舍學士虞伯生記之
備言文公之學得孔子刪述六經之源流而折衷羣

言以開來學實國家所當尊信而教之所由行也惟
其教之浹於人者深故人之思慕愛戴愈久而愈不
忘而增修其祠宇者推原其所生曷有已歟此韋齋
先生祠堂之所由作也先生家世徽之婺源文章行
誼爲學者師篤生文公以闡其家學而弘夫正教立
人紀隆世道於愈久豈小補哉考亭故無韋齋先生
祠今建寧府推官吉水胡緝蒞政之五年天順壬午
因監察御史安成劉鈺姑蘇顧儼之意旣捐俸爲倡
率先生八世孫洵及邑之人士咸出已資而重新文
公之祠其堂寢廊廡庫廩庖湑之所先師孔子之燕

居先生之故寢暨天光雲影亭已廢而頽壞者俱重修而增新之垂成而鉉兄鉞來守建寧圖完美之有加於前乃請學士彭公記之矣後二年甲申鉞與緝又因監察御史餘姚瀚按察副使三衢鄭佑意始創先生祠置賢關旣落成寓書幣請記於予予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道貫古今文公集諸儒之大成而學該經史後學之所宗世教之所賴而誦其訓詁得其理義而行其道於當時其思慕愛戴以興夫祠祀之典而追崇敬仰之春秋致奠齋戒思誠若將見聞其容聲其亦報本之情不容已者歟昔周人郊祀

后稷而推本其始生之祥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以其有養民之功也今旣重修文公之祠而復祠祀韋齋先生者其亦周人之意歟周人以養民之利始於稷之播種而今之任風憲爲郡之正佐者蓋以教民之經史終於文公而大明也追祀固宜况克昌厥後而前有沂之相成其功今有洵之光繼其蹟誠不可以無記故歷叙而記之廬陵陳文

韋齋集目錄

卷一

古詩

曉過吳縣

於潛道中

度芙蓉嶺

謁普照塔

信州禪月臺上

送深師住妙香寺元住雲溪

坐睡

遊山光寺

送建州徐生

贈覺師

休寧村落間有奇石如彈子渦所出者宜養
石莒蒲程德藻許以餽我以詩督之

效淵明

酬馮退翁見示之什

戲答胡汝能

謁吳公路許借論衡復留一日戲作

新秋

道中得雨

道中

書窓對月

度石棟嶺

用退之韻賦新霽

送金確然歸弋陽

至節日建州會詹士元

用前韻答翁子靜

微雨

寄題叔父池亭

臺齋集卷首
贈謝彥翔建安人九歲異人與藥至今不食
建安有梅子真升仙處

久旱新歲乃雨

春日與卓民表陳國器步出北郊

蔬飯

戲贈吳知伯

秋懷十首

和謝綽中觀澗亭

寄題陳國器容膝齋

金確然雪中見過

題蘆鴈屏

題臨賦軒

答保安江師送米

次韻希旦喜雨

古風二首寄汪道明

書事呈元聲如愚起華三兄

寄題起莘家義軒

梅花

春社齋禁連雨不止賦呈夢得

次韻夢得見示長篇

臺齋集卷首 目錄

久雨短句呈夢得

牡丹醪醑名一首呈周宰

詩約范直夫遊萬葉寺觀瀑泉

卷二

古詩

次韻夢得見示之什

陳仲仁止止堂

送志宏西上

有懷舍弟逢年時歸婺源以詩督之

遊鄭圃

女貧苦難妍

秋懷六首

逢年與德粲同之溫陵謁大智禪師求醫作

四小詩送之

與陳彥時會華嚴道人偶書

次志宏韻督成壽置酒

內弟程十四復亨歸省用綽中韻作二章送

之

三月十日遊報國院小軒頗幽勝爲名曰雙

清仍書此詩

次韻謝綽中遊報國寺詩

五言雜興七首

遊西峰院留別友人

次韻和吳駿卿

求道人自尤溪來三山出示同徐侯遊龍門

洞長篇因次其韻濟之時以檄走諸隘

吳駿卿寄示和黃元廣詩多及古人爲已之

學輒復次韻資一大笑兼簡元廣

次韻鄧天啟遊南園

徐侯以詩送山藥次韻

次韻酬求道人

求道人示詩粲然有江湖間道人風味蓋嘗

得句法於東溪可今以其韻作詩送之時

將如瑞峰期夕還吉祥云

贈永和西堂道人宣和癸卯十有二月中休

日也

彥時過永和見和拙句輒復次韻以發一笑

甲辰七月二日宿永和寺用舊時韻

寄陳蹈元

沙溪望梨山

侏儒

中秋賞月

記草木雜詩七首

海上作

送祝仲容歸新安

次彥繼用前輩韻三首

奉同胡德輝八月十四夜玩月次韻二首

巖桂花

中秋夜雨

夜坐

秋懷二首

圍碁

談命

卷三

古詩

陪餘杭張無隅先生飲

睢陽謁雙廟

陳伯辨爲張氏求醉賓軒詩

宿野人家

考亭陳國器以家釀餉吾友人卓民表民表

以飲予香味色皆清絕不可名狀因爲製
名曰武夷仙露仍賦一首

送僧

招民表

約金確然不至

書僧房

陳德瑞饋新茶

建安道中

十一月十九日與仲猷大年綽中美申飲於
南臺

次韻夢得淺紅芍藥長句

宿禪寂院

送甌寧魏生赴武舉

谿南梅花

再和求首座

奉酬令德寄示長句

答林康民見和梅花詩

缺上半首

書栢欄院壁

丁未春懷舍弟時在京師

飲梅花下贈客

次韻張漕茶山喜雨

寄仁王求首座

汪彥允見和約遊東山作荔枝次韻

止戈堂

吳江曲

梨

卷四

律詩

解汲丹

淮南道中微雪

和舜明晚雨

東陽社日泛舟觀競渡

三峰長老送經被

盆中梅花

月下

寒食

寄金確然

春晚五言寄夢得

再答諸公

七月四日宿丹溪道中

辛亥中秋不見月

贈吳昌國二首

李似表取告歸晉陵

致政宣教魏公挽詩二首

劉氏挽詩

建安道中

送沈昌時赴寧海令兼叙別二首

西湖泛舟

贈言命張生

贈僧

留別卓民表

延福寺觀酴醾

寄吳及之

答卓民表送茶

和人遊仙峰菴三首

次韻菊坡

蘆檻

董邦則求茶軒詩次韻

送仲猷北歸二首

寄吳致一

四月十五日上元道中

送黃彥武西上

林文挽詩

有懷黃元聲時聞在建上詩中所記建上舊遊也

書室述懷奉寄民表兄是日得民表書

答人留別之什

求道人自尤溪來還冷齋有詩次其韻

送劉道醇歸烏石二首

題白鹿菴壁二首

與求道人同至福唐

次韻李堯端見嘲食蕨

次韻堯端試茶

送友生

贈范直夫

招友生

次徐謝韻還江公詩卷

次韻江彥允見寄

與吳昌國同遊靈水院二首

孔生示二詩答一篇

寄江少明

次韻劉仲高懷外舅家梅花

送景師奉祠之溫州

次韻鄭德興歸舟中感懷

次釗彥仲傅茂先韻

送蘭廷彥之衡州

次張演翁林元惠韻

熊積道桂軒

次韻羅源謝成章作不烹鳴雞詩

商羊

公相起翠鋤

送五二郎讀書詩

九月十七日夜度蔡道嶺宿彌勒院

卷五

絕句

竹齋 五言

雨二絕句

懷劉園作

五言小詩三首

太康道中二首 七言

燈夕時在泗上五首

松江三首

翠碧

賦王伯溫家醪醑

王彥行送櫻桃

芍藥二首

月巖去上饒十里山有側穴腹背皆洞如月

蟬

寄湛師

答汪明道見示畫雪梅詩

夾路天寧謁僧不遇

野步

報恩寺

鈇山僧齋假山

石門寺四首

將宿松溪羅漢舟小不果渡廼宿資壽二首

將還政和

宣和乙巳題野人陳氏之館

以研墨送盧師予

春晚二首

南谿道中

送周時用自別業還永嘉

午憩龍山上方

觀張上達家惠崇蘆鴈圖二首

示謝彥翔

示金確然

遊妙峰菴二首

招謝居安

梅花

社日遊南臺

招卓民表來白雲寺

宿石龍寺二首

惠勻送粟既歸其直作兩偈

寄人

書護國上方

元聲許茶絕句督之

謝人寄茶

與勻道人蔬飯作兩絕句

勻道人之玉山戲作兩小詩送之

宿鵲湖寺和同行勾道人

題廓見亭

梅花

和求道人二首

書釗家園壁二首

和幾叟秋日南浦十絕句簡子莊寄幾叟

南浦五小詩迎勞二弟

答子莊見和

答國鎮見迓之什二首

卷六

絕句

次韻答夢得送荆公墨刻

與許簿同遊南山二首

遊報國院用壁間韻示同遊二首

谿橋納涼晚歸小景

水晶念珠頌

徐侯寄示古風爲別作三絕句往資一笑

某與徐侯有卜居村落之約每誦杜子美白

沙翠竹江村路相送柴門月色新之句必

相勸亟歸同享此樂侯今已遷居浮流僕

亦尋屋一區冀必得之庶幾遂踐舊約之言乎因作二詩以廣子美之意庚戌六月

二十八日

宿靈感院二首

遊南峰贈長老

小偈呈元聲求博山鑪

徐彥猷寄示詩數章皆隱約世外語詩律深妙豈勝歎仰輒次韻和呈彥猷素富學未壯而棄場屋故詩中極道江湖放浪之樂以動蕩其心志而卒反之以古人出處之

義當有隱君子弄舟烟雨之外倚其聲而

歌之亦可以一笑也

五首

送求道人永福謁同叅二首

絕句

洗兒詩二首

次韻團練君侯新居二首

題蛟彎小菴二首

次雪峰二小詩韻

燈夕在試院用去年韻

書永和寺壁二首

示僧

九日送僧歸龍山

牛尾狸二首

牡丹花二首

種竹報恩院示僧二首

卧疾初起示逢年兼簡綽中德粲五首

以月團爲五二郎生日之壽戲作四小詩

梅花三首

芍藥二首

春日二首

夏夜夢中作

雜小詩八首

立春日雷

次韻江謝送花倡酬三首

寄吳大卿二首

吳山道中三首

三峰康道人墨梅三首

溪上

送輝雲際二首

九日

夜坐

蓼花

桃花

漁父用兒甥韻

送山老住三峰二首

戲代作送佳郎

寄范伯達

試筆

篁竹筍

冬日桃李華

題范才元湘江喚舟圖用李居仁韻

題趙守中江行初雪圖

附詩餘

醉宿鄭氏館閣 調寄蝶戀花

卷七

奏疏 劄子

上高宗皇帝奏疏

論時事劄子九

叅堂劄子

上宰相論淮西事

上趙丞相劄

代人劄子

卷八

策 策問

試館職策一道

策問一

策問二

策問三

策問四

策問五

策問六

策問七

策問八

卷九

書

答莊德榮秀才書

上唐漕書

上趙漕書

上李丞相書

上胡察院書

上李叅政書

上謝叅政書

上趙樞密書

代人上郡守書

卷十

序記跋

錄曾祖父作詩後序

送程復亨序

送日者蘇君序

富沙驛記

建安縣敕書樓記

尊勝院佛殿記

清軒記

戒殺子文

卷十一

表疏啓

代謝獎諭表

代賀冬表

又

代賀道君皇帝表

代賀天申節表

代進銀狀

又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代進哲宗皇帝實錄表

天寧節功德疏

又

又

天申節功德疏

謝福州祈雨疏

代請水白馬鑾溪廟疏

謝林郎中啓

賀中書胡舍人啓

賀福州張叅政啓

賀程待制知温州啓

謝謝叅政啓

賀謝叅政除萬壽侍讀啓

上綦翰林啓

謝館職啓

代魏侍御謝提刑啓

代陳叅政回李丞相謝轉官啓

謝宮觀啓

問候張丞相啓

謝人書啓

謝人詩啓

定婚啓爲甥止肖

卷十二

行狀墓誌銘祭文

先君行狀

楊遵道墓誌銘

承務郎致仕卓公墓誌銘

謁廟文

代福州禱雨諸祠文

又

代謁先聖祝文

代謁諸閼文

告贈官文

焚黃文

祭邱君文

代鄭德與祭龜山先生文

祭鄭龍巖文

附
與外父祝公書

韋齋集目錄終

